

文化关注

陶梁村的“哪吒”街

□杨继红

稷山沃野厚土丰，稷王后世家家兴。试问稷王今何在，且看六谷伴我行……慷慨激昂的花鼓老调，在尚带微寒的风中，飘过板枣公园，飘过泰山庙，飘进了陶梁村村民的心田。

前几天，好友告诉我去陶梁村看“哪吒”墙体画，说是该村文化街的新景色，我们一行如约而至。走进这条洒满阳光的街道，恰逢村民在敲花鼓，表演者身着鲜艳服饰，拍钹打锣，动作刚劲有力。鼓槌落下，鼓点激昂，时而如万马奔腾，时而似珠落玉盘。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质朴的笑容，一招一式满是对生活的热爱，让人们沉浸在浓郁的乡村文化中。

陶梁村，这座承载着稷山板枣历史记忆的古村，始建于隋唐时期，因陶、梁二姓先居于此而得名。另一支郅氏于北宋时期迁入。

走进陶梁，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气息，记录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。那一条条街道，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宝贵财富，如陶梁村的历史脉络，滋润着老村的文化底蕴，散发着独特的韵味。

(一)

我们一行走在泰山庙正对面这条宛如隐匿珍宝的街上，被那数十米高的墙体画吸引。其中一幅“哪吒闹海”的墙体画格外醒目，它绘在一面二层瓦房的整个东山墙上。画中的哪吒脚踏风火轮，手持紫焰蛇矛火尖枪，身披混天绫，威风凛凛，栩栩如生。那灵动的线条、明艳的色彩，将哪吒的活泼与英勇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风火轮下的海浪翻涌，仿佛听到海浪的咆哮声和哪吒的呼喊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墙体画熠熠生辉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。

这是地地道道本乡本土的艺术呈现，是由以住在这条街上的民间画匠李艺斌为首的5位乡土画匠联手绘制的。在世代居住的地方，他们把传统文化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融入家门口，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在古村这条街上焕发出新活力，为陶梁村增添了一抹奇幻而又灵动的色彩。

在“李亢宗碑楼”的身后，有一面长达20多米的墙壁，李艺斌正和三位画匠站在6米多高的脚手架上，绘制着无量仙翁、敖丙、申公豹等《哪吒》电影人物画像。七八米高的无量仙翁白发飘飘，眼神中透露出深邃与智慧，旁边写着“我若成佛，天下无魔”。温文尔雅的龙太子敖丙，身姿挺拔，面容俊朗，一袭白衣飘逸出众。他的形象展现了高贵与柔情，为墙体画增添了温暖与感动。申公豹形象鲜明，面容阴鸷，一袭黑袍更显深沉，他眼神犀利，举止间透露出对权力的渴望，与哪吒形成鲜明对比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太乙真人形象独特，身着仙风道骨的长袍，手持拂尘，眼神中透露出睿智与慈祥。

墙体画前这座清代道光年间的石雕“李亢宗碑楼”，正面刻有“例授修职佐郎敦伦李先生八旬德教碑”。它高耸屹立，飞檐斗拱，气势恢宏。那古老的石材构造，虽历经风雨侵蚀，却依然坚固。它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宛如一位沉默的长者。石碑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，虽历经岁月



▲陶梁村的墙体画

的洗礼，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，但依然能从中窥探到一代名贤李亢宗的历史。这些文字记录了乡贤的重要事迹，是研究村落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，抚摸着石碑上的文字，仿佛能感受到先辈们的气息，与他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(二)

在西边哪吒墙体画下，还立有一处文保标识碑“赵氏民居”，走入小巷，迈入这座清代古老院落，但见那斑驳的墙壁、精美的木雕、古朴的门窗、绝美的砖雕，仿佛诉说着赵氏家族的沧桑。青砖铺就的地面，在寂寥的夹缝中长满小草，像是默默回忆着往昔的热闹与繁华。尽管老民居有些破落，但那木雕细腻的纹理、砖雕上入木三分的琴棋书画与人物故事图案，彰显出先辈们智慧与创造力。它们承载着陶梁村厚重的历史文化，历经岁月洗礼，依然焕发着光彩。

墙体画街北头的那座泰山庙，实乃陶梁村之灵魂所在。庙宇肃穆庄严，气势磅礴，红墙青瓦，飞檐翘角，于阳光映照下，愈发庄重威严。庙前古槐，枝叶繁茂，恰似一把绿伞，为这座古庙增添了几许神秘之色。

此乃一座富有故事的庙宇。明清之时，陶梁人“喜祭赛”，每逢农历三月二十八，前往城中泰山庙祭拜迎神之际，常与邻村因争第一而斗殴滋事，年年闹至县衙。县太爷难以断此官司，只得免去陶梁村三年赋税，令陶梁人用这三年赋税于本村另建一座泰山庙，无需再进城祭祀。即便如此，陶梁人争强好胜之心仍未平复，遂将每年三月二十八的迎神祭祀日提前至三月二十五，陶梁人一心只想早些将东岳大帝请回本村泰山庙。

庙里现存碑刻是清代的，据说老泰山庙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毁，而今修缮后，仍不失古老的韵味。飞檐斗拱，似岁月的触角，探向历史深处；斑驳的墙壁，默默诉说着往昔的故事；木质梁柱散发着古朴的气息，承载过烽火岁月，也迎来如今的安宁。走进古庙，香烟袅袅，让人的心灵瞬间得到了宁静。庙内供奉着神像，他们面容慈祥，目光深邃，仿佛在庇佑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。墙壁上绘有精美的壁画，这些壁画



▲陶梁村画匠李艺斌设计的墙体画画稿

内容丰富，有神话传说也有民间劝善场景，色彩鲜艳，线条细腻，具有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。庙的角落，摆放着一些古老的祭祀用品，它们见证了陶梁村多年来“喜祭赛”的祭祀传统。

(三)

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农闲时分，这条街上总会有几场热闹的活动：打花鼓、古井浇园表演和跑竹马表演等。这对于这些整日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人们来说，可是一件文艺大事。锣鼓一响，听得人心头痒痒的。接着，表演者那扮相、那身段、那唱腔，真是让人陶醉，引得大家一阵欢呼。

高手在乡间，陶梁村就有好几位市级非遗表演传承人，如稷山民歌传承人郅平威，开杆节传承人李加顺和跑竹马表演传承人颜文奎等。这些非遗表演，不仅是乡土文化的瑰宝，更是陶梁精神文化生活的传承，传承着先辈们的技艺和精神，凝聚着村民们的情感，让非遗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

陶梁村，板枣是大自然赐予的物质财富；文保单位和古庙是先辈们留下的精神财富；而墙体画则是新时代乡村文化传承发扬的绚丽画卷。它们相互交织，共同构成了陶梁村独特的文化景观，映射出未来生活的幸福美好。

告别这条墙体画街，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，一切都变得那么宁静而富有魅力，心中满是敬畏之情和眷恋，处处有舞台，人人可逐梦，每个人心中都有“哪吒”那种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的精神，永不言败，勇往直前。

河东风物



▲王官别墅（资料图）

王官别墅 砖石间的家训密码

□张爱民

王官别墅二楼的穿廊仅容一人通过，这不是建筑师的疏忽，而是阎敬铭精心设计的“戒尺”。当阎氏子弟每日经此通往私塾时，必须收肩敛袖，端正步履，垂首缓行。这绝非吝啬砖瓦的算计，而是用心良苦的教化。

每当骄阳将廊影投射在地，便如一把巨大的戒尺，丈量着过往者的品行。这般设计，暗合《八大家训》中“路不看便走”的警示——在通往学问的路上，岂容阔步横行？修身之路，容不得半点轻狂。

王官别墅一层的砖拱窑洞，如巨人的臂膀托起整座建筑群。这些窑洞不仅是建筑的根基，更是阎氏“耕读传家”精神的具象化表达。窑洞冬暖夏凉，让子孙在简朴中体会“俭以养德”的真义；主院对面的私塾学堂高踞窑洞之上，寓意“学问高于生计”。学子们每日拾级而上，恰似攀登知识的高峰。这般布局，与阎敬铭“少不勤学老时悔”的训诫遥相呼应，将“学不可以已”的信念浇筑在砖石之间。

主院与学堂间的穿廊，不仅是空间的连接，更是精神的纽带。阎敬铭特地将穿廊设计得仅容一人通过，暗合“独善其身”的修身之道。当学子们鱼贯而行时，脚步声在窄廊中回响，仿佛先祖的训诫在耳畔萦绕：“气不忍便动，话不想便说。”

王官别墅的城堡式结构，不仅是为了抵御外敌，更是为了守护家风。高墙深院如一道道德屏障，将浮华喧嚣隔绝在外；窑洞的厚重与穿廊的狭窄，则构成内在的精神防线。当现代人惊叹于建筑的匠心时，更应读懂砖石间流淌的精神密码，那些看似苛刻的设计，实则是先祖留给后人的护身符。

当现代建筑追求宽敞明亮时，这座城堡式建筑群却以“窄”为美，以“慎”为魂，将“修身齐家”的古老智慧浇筑在砖石之间。王官别墅的穿廊虽窄，却通向修身的大道；窑洞虽简，却承载着治学的真谛。这座建筑群以独特的空间语言，将家训精神融入砖瓦之间。当现代人在宽敞的楼宇中迷失方向时，或许该走进这条窄廊，感受那份“小心翼翼”的敬畏——因为真正的自由，往往始于约束。

文化镜头



▲南山生态体育公园中的虞舜雕像

记者 刘亚 摄